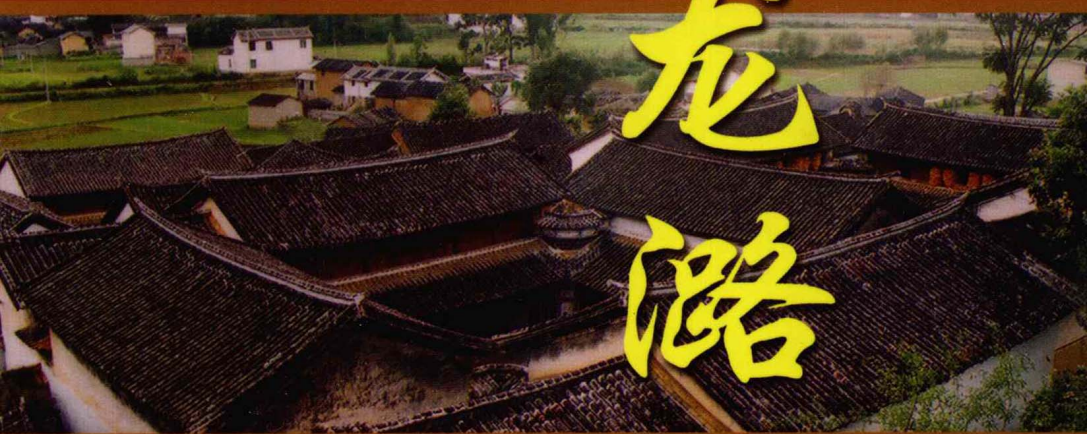




龙 路

抗日游击队

苏泽锦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龙潞

LONGLU KANG RI YOU JI DUI

抗日游击队

苏泽锦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潞抗日游击队/苏泽锦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367-4019-8

I. 龙… II. 苏…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9002号

书 名	龙潞抗日游击队
责任编辑	郑卫东 张 平
责任校对	王 梓
装帧设计	昆明日越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
印 数	0001~1000册
定 价	3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019-8/K·1058

滇西抗战，往事不能如烟

——《龙潞抗日游击队（史实纪录）》序

耿德铭

在云南抗击外敌入侵以保卫祖国的漫长历史上，滇西抗战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对全国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战役。它既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极其深刻地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即滇西抗战文化，它是以滇西抗战中我国军民的爱国主义事迹为主体内容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世纪伟人邓小平说过，了解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动力”。调查、收集、整理滇西抗战史料史证、研究滇西抗战文化，对存史、资政、育人，对强化自省自警自强意识，对推进当今和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滇西抗战，都必须从第一拨远征军 10 万人入缅堵击日军说起。事实上，从 1942 年 2 月 25 日到 1945 年 1 月 20 日，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长期攻守和两次入缅作战，是一场战争、一个战场的统一整体。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场战争概括为三大发展阶段。①战略防御阶段：远征军由滇西入缅堵击日军，失败后撤回滇西等地整训和重组。②战略相持阶段：中日两军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怒江两岸对峙两年多，日军始终未能东渡怒江，但对江东各地狂轰滥炸，在江西占领区烧杀抢掠，罪行累累。③战略反攻阶段：中国远征军 16 万人从 1944 年 5 月 11 日开始全面反攻，8 个月战斗数百次，歼灭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 2 万多人，收复全部被占领土 3 万多平方公里，滇西抗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打赢这一场战争，靠的是远征军英勇作战、各族人民全力支援、盟（美）军密切合作和各路游击武装长期在敌后打击日军所形成的综合战力。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北起怒江州、南达西双版纳以西澜沧等县、东起保山隆阳区西部、西括德宏州各县市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数十支敌后抗日游击队，龙潞抗日游击队是其中组建最早、人数最多、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地域最广、战绩颇多（并曾重创日军）、影响较大的一支。收集、整理龙潞游击队史料，研究龙潞游击队历史，保山市、德宏州特别是施甸、龙陵、潞西等县市的同志肩负着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近10多年，龙陵、潞西等县市已取得较多成绩，但施甸工作薄弱。苏泽锦同志《龙潞抗日游击队（史实纪录）》一书填补了大块空白，是一项难能可贵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间，滇西抗战的研究、宣传工作基本上无人问津。80年代后期，保山、德宏等史志、文物部门和政协系统开始整理出版档案资料，采访记录战时当事人口述史事和调查战争遗址陆续发表。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宣传工作蓬勃发展，至今方兴未艾，迄今已刊发文章和出版专著约2000件。这些著述大体上分属两大类：一大批是重复别人著述内容的产品，另一大批是原创性著述。原创性著述又大体包括以下四类：①形成于战时的档册、文件等文献资料；②调查、采访、记录整理战时当事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材料；③调查、研究、介绍滇西抗战遗址、遗迹、物证的著作；④研究战争的过程、性质、地位、特征、经验教训的理论著作。《龙潞抗日游击队（史实纪录）》应属原创性的第②类新成果。

苏泽锦家在施甸南部山区的万兴乡。那里是龙潞游击队的江东基地和大本营，当年有很多万兴乡人积极投身于游击队的后勤支援工作，有些还加入了游击队并对敌作战。苏泽锦自1984年就开始收集游击队抗战资料，但我们却是在一次考古活动的意外发现中认识她的。1987年1月20日，我们省、地、县联合考古队在乡文化站看到一具大型动物化石，省博物馆古人类研究室主任张兴永研究员鉴定它是生存于距今约1000年的华南虎或印支虎，是云南首次发现的难得珍品。化石出自万兴街东1里处高达四五十丈、顶天立地、峭壁嶙峋的悬崖上部仅容1人

匍匐出入的深黑洞穴之中。它是由文化站苏泽锦约带其他三个姑娘辗转攀越，打着手电筒钻进横伸斜插的深洞中发现后取回的。我们入洞考察时回视崖下不寒而栗。苏泽锦为调查文物不辞艰险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苏泽锦是听着邻居、同村、同乡老人们经常讲述龙潞游击队的故事长大的。她越听越感到抗日军民的事迹、功劳应该载入史册，于是她把它作为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先广泛采访了本乡各村寨所有当事人，然后利用所有节假日走到乡外、县外、市外乃至国外，20多年走过了8个州市的山山水水，步行数千公里，采访千数人次，白天采访记录，晚上熬夜撰写书稿；她缺资金，缺设备，又缺文献资料；她为未能照料父母、丈夫、孩子，一次又一次在家流泪道歉……她的著作的完成，比别人艰辛得多。

我以为，无论从事滇西抗战研究还是其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项目的调查开发工作，都很需要苏泽锦这种不畏艰辛、孜孜不倦的精神。

《龙潞抗日游击队（史实纪录）》贵在资料价值。苏泽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来记写这支游击队的人和事，它使我们返回到了龙潞游击队的记忆原点，让我们听到了又一大批滇西抗战当事人告别人世前最后敲响的警世钟声。作者“挖掘”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情节、人物，以更翔实的史事和生动的细节再现了当年的军民抗战史，使人看到了龙潞游击队更本真的面貌；记叙中矗立出了为数不少为国争光、为民献身的志士、英雄；使游击队内各部之间、龙潞游击队和中国远征军以及其他游击队还有土司之间复复杂杂的关系脉络更清晰了；它还澄清了若干模糊的历史事实，如常绍群部曾被梁河、盈江民众痛骂为土匪，实则仅有其中肖光品一个大队违反军纪搜刮民众，常绍群曾多次给予批评警告。记事中还闪烁着作者对游击队史的一些理性思考，提示出一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书稿文字朴实无华，其中不乏简洁精彩篇章。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丰富滇西抗战文化和进一步研究滇西战役会有所帮助。

毋庸讳言，龙潞游击队既立下了不少战功，杀出了不少英雄勇士，但它又是一支问题很多的队伍，在政治、经济、组织、军纪等等方面出现过不少乱局；对龙潞游击队的评论多年来争论很多，今后还需要继续

全面深入研究。

岁月悠悠。自日军在滇西燃起侵略战火，至今已过去了66年，我们已迎来了两代新人，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却一直阴魂不散；面对日本一些人拒不承认侵略罪行的种种恶行，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留住历史。而在所有各类史证中，现在尤需紧急抢救的就是抗战当事人的记忆材料。历史的画面和音响都客观、真实地拷贝在他们的脑海与精神之中，它既是“底片”，又是“正片”。可供我们收集当事人记忆材料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数十万远征军和游击队将士们，大多数已经坟草萋萋，幸存至今的都已处于垂暮之年并仍在日益凋零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曾经击败了日寇、熬过了种种苦难，但熬不过奔流的时间。我们很有必要继续采取行动，下乡去、上山去和他们及早会见，尽量充实和细化日军侵略和滇西军民反侵略的史实，把它告诉全国人民，告诉我们的子孙，并大声告诉日本人民，让大家来共同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由于才疏学浅等种种原因，深恐误人，我从来不敢应允为他人著作作序，此次遵中共施甸县委领导所嘱，斗胆为《龙潞抗日游击队（史实纪录）》一书写就上面这些文字，权当序言，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引 言



岁月是道无言的河，六十多年转瞬即逝。

1942年5月，在滇西这片沦亡的国土上，出现了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抗日游击队，给侵华日军以狠狠的打击，为滇西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龙潞游击队的创始人朱嘉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家乡沦亡的惨状，在共产党人朱嘉璧与张子斋的支持下，向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昆明行营主任）请缨，组织滇西旅昆爱国青年学生、热血男儿，组建了一支番号为“昆明行营龙潞区抗日游击队”的队伍。

朱嘉锡司令在家人的鼎力相助下，变卖了父辈遗产——昆明“晓东街”的28间铺面中的11间，取出“茂恒商号”全部股金，变卖南屏电影院股份、老家象达的枋板木料、潞西的水田，共筹得50多万元，用于组建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游击队成立后，由朱嘉锡担任游击队司令，金完人、周景玉、李犹龙、常绍群四人先后任副司令，罗小池任参谋长，甘襄庭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淑良任军械主任，钟品贵任支队军需主任，张剑秋（张维伦）、方南天在政治部工作，王嘉和任摄影师。朱嘉锡还聘请了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期军官班毕业的郑作舟及罗小池，昆明分校第五期军官班毕业的王开秀，龙陵旅昆读书的高中学生方南天、张剑秋、钟品贵、李家旺等十多人参加游击队，昆明社会青年自愿入伍的有司正培等人，六十军前来投效的军官有刘淑良、肖光品、梁国兴、马仲义等十余人；副司令金完人是由共产党人朱嘉璧介绍

来的，中共在华侨中领导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参加龙潞游击队的有赖风、范仲平、谢惠敏、蔡时敏、许曼夫、钟秋、冯中生等7人。

龙潞抗日游击队组建后，在朱家祠堂、昆明海源寺进行了短期训练教育，主要内容为抗战形势与政治宣传方法，并试讲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的红军游击战术、谍报方法、武器使用、爆破与投弹方法等。

朱嘉锡带着六十多人的一支队伍，于6月12日从昆明启程，于24日进驻保山施甸万兴天王庙，在地方豪绅杨世柳家成立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后龙云又委托朱嘉锡为龙陵县县长，县政府办公地设在杨世柳家，实行“军政合一”体制。

游击队在天王庙进行短期整训后，于1942年7月13日强渡怒江打黑渡口，进驻龙陵平嘎（令平达）平头村，成立司令部战区办事处。这是滇西沦陷后第一支深入龙陵的游击队伍。他们边游击边扩充队伍，配备枪支，期间又吸收了平嘎乡安乐村岔河中寨曹保祥大队长带领的以傈僳族为主的100多人的中队、潞西勐嘎大新寨人杨思敬带领的潞西抗日救亡团、象达“紫巾团”、平嘎蒋三元的自卫大队、潞西中山余有福的傈僳族中队、昌宁卡斯蒋宗祯的游击纵队等。队伍发展到3800多人，转战于滇西沦陷区的平嘎、象达、勐冒、勐堆、勐嘎、平安山（今木城）、碧寨、腊勐、龙新、天宁、龙江、镇安，潞西的小平河、遮放、畹町、陇川、瑞丽、户撒、盈江、梁河、腾冲及缅甸一带，大小战役打了300多次，打死敌人800多人，打伤敌人50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正规军作战。

龙潞游击队里有部分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边打仗，边在沦陷区的龙陵、潞西和后方施甸、保山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革命的火种。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朱嘉锡司令，他的母亲梅连娣、小舅爹梅有辉，施甸团树朱家，施甸街杨之湘，万兴的杨世柳……立志抗日报国，值得人们缅怀和追忆；那些一直珍藏在人们心底的往事，值得再现和记忆。

虽然已隔了如许岁月，但朱嘉锡司令和他的战友们那种热爱祖国并

为她献身的胸怀与人格、英雄气概，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崇敬的。朱嘉锡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牺牲小我、奉献大我的姿态，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被称为“游击队之母”的梅连娣，带着家人，全力支持儿子抗日，私闯大理军事会场向李根源、宋希濂要枪要炮，向龙云请愿，亲自到洱源邓川山上招安匪首“小霸王”。梅老太太一家人逃难在施甸期间，为儿子组建的游击队招兵买马。在她的感召下，保山、施甸、昌宁等地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朱嘉锡司令在建水殉难后，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忍受着生活的磨难。

施甸开明豪绅杨之湘主动捐出房屋，给游击队做物资转运站，沙沟杨世柳的老家成为临时办事处。游击队家属从潞西、勐嘎、龙陵逃难过江到施甸万兴等地，施甸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施甸大楼子、下桐邑、清平村、团树、大竹棚、长官司、龙家村、沙沟等地的人们主动给他们让出住房，捐粮捐物，让他们在异乡得到了人间温暖。

六十多年前，滇西这块热土浸满了鲜血和泪水。朱嘉锡司令带领的这支龙潞抗日游击队爱国爱乡，毁家纾难，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滇西这片焦土之上。在衣食无着、粮草弹药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日，最终迎来了滇西抗战的胜利。

多少年过去了，朱嘉锡带领的龙潞抗日游击队的抗战故事一直在滇西各地传为佳话，滇西的人们永远记着他们，记着那段历史，记着爱我中华。

目 录



滇西抗战，往事不能如烟

——《龙潞抗日游击队（史实记录）》序……………（1）

引言……………（1）

一 家乡沦陷……………（1）

二 龙陵沦陷……………（7）

三 抗日请缨……………（17）

四 招募队员……………（21）

五 毁家纾难……………（28）

六 奔赴前线……………（34）

七 进驻天王庙……………（43）

八 司令与乡绅……………（51）

九 军政合一……………（60）

十 偷渡怒江……………（63）

十一 建立根据地……………（73）

十二 怒水松涛……………（97）

十三 沙沟办事处……………（105）

十四	“智勇”政工队	(109)
十五	敌后袭击	(121)
十六	游击队之母	(132)
十七	傈僳族抗日	(147)
十八	常绍群铲烟	(167)
十九	枪械师小华	(173)
二十	白族武装抗日	(179)
二十一	《西行漫记》	(198)
二十二	边陲勇士	(205)
二十三	主副分歧	(212)
二十四	另立山头	(224)
二十五	舅爹抗日	(253)
二十六	文曲山事件	(261)
二十七	李科长遇害	(271)
二十八	家属逃难	(274)
二十九	铲除汉奸	(292)
三十	施甸转运站	(303)
三十一	杨思敬殉职	(313)
三十二	贴身警卫	(326)
三十三	打圈扰敌	(337)
三十四	整编队伍	(353)
三十五	借刀铲奸	(361)
三十六	“撒马场”人抗日	(365)
三十七	解散游击队	(372)
三十八	完成父业	(396)
三十九	风雨人生	(401)

四十	“智勇”勋章	(414)
四十一	喋血档案	(421)
四十二	热血挥戈	(429)
四十三	队员名录	(435)
参考书目		(473)
后 记		(475)

一 家乡沦陷



1941年12月7日，日机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中、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日军占领中国香港，继而大举南进，东南亚各地先后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

东南亚国家缅甸当时为英属殖民地，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利益，曾向我国求援派兵防守缅甸，可又存有戒心，当我远征军到达缅甸国门外，英军曾一度拒绝我国军队入缅。

1942年2月，日军由泰国侵入缅甸，英国才准许中国远征军入缅，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事当局组成远征军，以罗卓英为战区长官，杜聿明副之，美国史迪威将军为参谋长。入缅远征军有第五军杜聿明部3个师、第六军甘丽初部3个师、第六十六军张轸部3个师，约10万人。中缅运输总局的大部分车辆以及其他公私车辆，均被用来调遣军队和抢运物资。

1942年3月初，日军击败英印军，3月8日侵占缅甸仰光。英印军向伊洛瓦底江上游印度方向西逃。中国远征军第五、第六军进入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一带，准备痛击日军。但日军已渡过萨尔温江，侵占包拉克，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交上了火。日军大量战车在空军的配合下，采用闪电战术，插到远征军的侧背。4月29日，日军占领了缅北重镇腊戍，截断了远征军的后路。中国远征军援缅失败，第五军一部分退入印度，一部分经缅北绕道滇西泸水、维西到大理。第六军大部分由缅甸的景栋经打洛撤回思茅。孙立人的第三十八师已深入到曼德勒，被日军

分割后撤入印度。刘伯龙、马维骥的第三十八师、第二十九师还在腊戍附近。但这些部队毫无抵抗能力，放弃腊戍，沿滇缅公路向后撤退。很多战士还没有投入战斗就牺牲在日军的重炮中，有的身负重伤，长途行军疲累而死。中国远征军几大大军的尸骨就这样淹没在缅甸莽莽原始森林之中。

敌人东进的威胁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滇缅公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从缅甸撤出的数以万计的难侨、难民纷纷向保山、昆明方向逃难。正当中国远征军丧师辱国、士兵的家属听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中国远征军一些长官和军需人员却在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下来的大批外汇无须再发给那些死难者了。龙绳武的“息烽部队”趁混乱抢劫保山商户，并大肆放火以掩盖罪证。

1942年6月间，滇西人民纷纷向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控告，李根源接受民意，致电蒋介石，请求惩办六十六军失职人员。蒋介石不得已批准由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撤销六十六军和新二十九师番号，关了马维骥，撤了张轸和刘伯龙的职。4月29日，腊戍失守，中国畹町、遮放、芒市各机关开始撤退。当时交通部部长俞飞鹏还在遮放视察抢运物资的情况。5月2日，俞飞鹏闻敌向国境进发，命令焚毁来不及运走的物资。整个滇西滚滚黑烟直冲云霄。有的仓库的看守人员早就逃跑了，根本没有对这些物资作出任何处置，这些物资就变成了敌人的“战利品”。我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批物资，在远征军军队溃败和后勤人员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散失殆尽，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愤慨的事。（宋希濂《滇缅路撤退的凌乱》）

1942年5月3日，日军侵占中国畹町、遮放。5月4日，芒市、龙陵相继失守。5月4日上午10时许，龙陵县城绅民避匿一空，市街寂然。县长杨立声与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在城内新运服务社外员室再度进谒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报告筹措军米之经过。此后，俞飞鹏备车后撤。日军五十六师团先遣部队侵入龙陵。远征军一警中队在龙陵双坡抵抗，不支撤走。18时30分，日军攻陷龙陵县城，龙陵所有公私食物损失殆尽。县长杨立声携印信、关防、密码，率团警且战且退。

侵入龙陵的日军是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工兵第五十六联队

(联队长江岛中佐)。傍晚时分，日军在龙陵城区进行血腥屠杀。中弹殒命的无辜平民达160余人。同日，日军一四六联队长驱直入，进占平嘎、象达等地。乘虚侵入龙陵腊勐松山的日军为五十六师团渡边正夫部，包括步兵一一三联队（联队长为松井秀治大佐），野炮第五十六联队第一大队，野战重炮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之一中队，野战重炮兵第十八联队之一部。5月5日上午，日军机械化先遣部队板口静夫支队2300多人到达惠通桥西侧附近，随难民混入怒江东岸施甸（当时属保山县）境内孩婆山，与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一〇六团遭遇，打响了滇西抗战第一枪，揭开了滇西人民对日作战的序幕。

日军进占龙陵县城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惨绝人寰。百姓有家不得归，举家四处逃难。龙陵百姓生灵涂炭，处在日寇的百般蹂躏之中。整个龙陵县城一片狼烟，鲜血四溅，满目疮痍。龙陵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敌军进抵怒江的惠通桥，昆明被震动了。住在云南的志愿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于5月4日给蒋介石的一个报告中说：“根据美空军的侦察报告，在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前进的速度计算，大约10天之内就可到达昆明了。”

当时，我部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原驻西昌一带，已于四月下旬奉命徒步开往滇西的祥云附近集结。由于谣言纷纭，人心不安，我于五月四日下午五时到五华山昆明行营会晤龙云（我当时系归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指挥）及刘耀杨（行营参谋长）探询入缅军方面的真实情况，并筹商对策。行营方面因和林蔚的参谋团及入缅军指挥部均无联系，所得到的消息多是片断的和片面的；唯一较为可靠的消息，即保山县政府的一个电报所说畹町失守和芒市、龙陵吃紧的情况。重庆军事委员会方面没有任何指示，行营方面亦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是日深夜，我突然接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腊戍、畹町均已失守，敌人乘胜从滇缅公路东进，林蔚的参谋团已有一天多没有电报报告，不知到了何处，要我迅即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络。同时，他叫我迅即征调车辆，将已到达祥云的三十六师先运，沿滇缅公路西进阻击敌人，并陆续运送

昆明附近的部队。我随即驱车到郊外黑林铺滇缅路运输总局洽商。兼任总局长俞飞鹏未在，我把副局长和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喊起来，把情况告诉他们，要求所有一切军运商运的车子均应暂时停止。凡能够使用的车辆都要服从这一紧急任务。他们立即向各主要场站查询车辆情况。我大约停了两个钟头，和他们作了详细的计算，他们答应于五月五日至七日三天内提供五百五十辆卡车交集团军运输，并于以后陆续征调车辆运送。我计算三天内大约可以运出两个师，连夜和在祥云的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通电话，要他的部队整装待运，并叫他带少数人先行，去赶上已经乘车西进的该师一〇六团，沿路打听情况，对冒犯东进的敌军予以迎头痛击。五日，蒋介石和军令部与我通电话，商定叫驻在滇南的第九集团军关麟征所辖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开来昆明接替防务，而命本集团军陆续西移。我于六日下午三时乘军用飞机到了祥云，随即偕副参谋长陶晋初等乘车西行，七日上午三时到了保山。打听到参谋团所驻的村庄，随即驱车前往，和林蔚、萧毅肃等会见。一〇六团已于五月五日上午十时到达惠通桥东岸高地，与敌人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为了争夺公路两侧的最高山顶，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军浴血奋战，反复冲击。于是日傍晚确实控制了公路两侧一带的最高山峰。但渡过怒江的敌军约有四五百人，仍继续占据惠通桥东岸的一带山地顽抗，其西岸的炮兵不断向我轰击。三十六师陆续运到的另一个团（一〇七团）也已投入战斗，正准备向东岸之敌攻击。七日下午，我偕陶副参谋长、杨参谋及一个卫士乘小汽车前往惠通桥东岸三十六师李师长的指挥所。保山到惠通桥约七十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山地……”（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每一个滇西人都不曾想到，这条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竟成为日本军队用来侵略中国的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为确保滇西防线，国民政府命令在四川待命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火速赶往滇西增援。

可这时的惠通桥，只驻扎着滇缅公路警卫部队“息烽部队”警备队1个连，还有1个高炮连、交通检查中央宪兵团的宪兵10余人和少数工兵、防空化学兵等。